

螺陽文選

(1949——1979)



惠安縣文化局 編
文化館



小说



目 录

小 说

琵琶与玫瑰	陆昭环(1)
患难之中	庄东贤(17)
月 夜	陆昭环(25)
镇海石	潘肇宗 金沙水(35)
出 发	庄东贤(52)
怒叉独眼狼	潘肇宗(57)
战地虎将	程 辉(70)
柜台内外	骆可典(83)
林稠溪边的山凤花	王尔坚(88)

散 文

太阳·尼罗河·金字塔	孙 涛(97)
海的女儿	陆昭环(100)
明珠又发光了	王钦之(107)
故乡的歌	陈瑞统(115)
元宵走笔话鲤城	王钦之(120)
洛阳江边的童年	王尔坚(125)
月夜桨声	田 农(128)
物候篇(三则)	陈汉彬(131)
梅雨的季节	郭家齐(138)

诗 歌

歌唱黄河·····	孙 涛(141)
乌潭水库放歌·····	庄东贤(145)
渔乡抒情·····	陈瑞统(152)
献花词·····	王钦之(156)
北京日出·····	何清峰(159)
雕山塑水·····	王耕心(161)
向着太阳航行·····	韩珍重 庄泽义(163)
泥 沙·····	王耕心(166)
公社山水一幅锦·····	林振良(167)
夜 归·····	何清峰(168)
我在“八一七”路上行进·····	韩珍重 庄泽义(170)
万女锁蛟龙·····	林祖懋(172)
春 潮·····	林振良(175)
我为公社架金线·····	林振良(176)
荒山变成米粮川·····	骆庭萱(177)
巴掌岛·····	陈国华(179)
八月蓝溪即景·····	林祖懋(180)
海疆战士·····	金 然(181)
凤凰螺·····	陈国华(182)
火红的决心书·····	张 旗(184)
我为公社割绿肥·····	陈国华(186)
好象当年小八路·····	金 然(187)

评 论 · 随 笔

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与文学风格的多样性·····	曾文渊(18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艺术的追求·····	黄培亮(194)
朴素和抒情·····	孙 涛(197)
谈想象·····	孙 涛(200)
肃清“邦八股”批评的流毒·····	黄培亮(203)
文到妙来无过熟·····	韩珍重 庄泽义(207)
喜闻乐见与高雅·····	庄 犁(209)
漫话元曲·····	韩珍重 庄泽义(213)
古典词中景物描写形式与作用·····	吴彰铃(216)
《山行》浅析·····	吴彰铃(222)
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缩影·····	曾文渊(224)
编后话·····	(231)

琵琶与玫瑰

陆昭环

引子

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个学音乐的朋友，名叫尚飞。很多人至今还在称道他那年青的艺术才能，可是他却象流星一样闪烁消逝了。十多年来，他默默无闻，在艺术界竟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。我也渐渐忘却了他。

一九七六年盛夏，我偶然听说他在滨海一个小城里教书，正为一把琵琶的事挨批斗。这年头挨批斗，总有很多人同情，我就对这种人抱有特别的敬仰，同时自恨没有勇气说出真话，所以得不到这种光荣。我又听说，尚飞毕业至今，依旧光杆子一条，似乎有抱“独身主义”的嫌疑了。这使我着实地怀念起这位朋友来了。于是，我专程拜访了他。我住了两天，当他充分认识了我之后，就给我讲述他的经历。出乎意料，我听到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。

下面就是尚飞对我讲述的故事。它并不离奇曲折，也并不太令人欢欣鼓舞，但这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它比任何编造的东西，要更有生命力，更可教育人。

—

一九六六年早春，我刚过寒假回来，就忙着去拜访我们

艺术系的音乐副教授林平。你也听说过，我那时在系里很有点“名气”，这个琵琶名家林教授，也对我颇为关照。他交代我假期要搜集一批闽南民间古琵琶曲给他。这一天，我兴冲冲带着曲本稿子，来到龙安山一间老式的阁楼前。这旧阁楼上边有一整排窗子，面向鹭江，背后有一大片小山场。这就是林教授和他女儿居住的地方。

门关得紧紧地，我正要敲门，却看见一个姑娘，手捧鲜花蹦蹦跳跳地下来。我认出了这姑娘正是教授的女儿林翔。在一次文娱晚会上，她朗诵贺敬之的《雷锋之歌》，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，同学们都议论这个音乐教授的女儿，是中文系的一个高材生。

我不由靠后几步。那姑娘走近了，我看清她手里拿的是玫瑰花，一束刚从枝头摘下的紫红玫瑰。她看我一眼，转身敲门。

卜卜卜，这声音在这凛冽清新的早晨，异常清脆。她敲了门，停下等候，等了很久不见人下楼，就再敲了一阵……

“好象里边没有人。”我好心地说。

她惊讶地又望我一眼，那种目光真叫人心寒，但我没有走。又过一阵子，她见我依旧站在她身后，就眯细眼睛问道：

“喂，你老站在这里等什么？”

“等你敲门呀。”我微笑地说。

她“哼”地一声又转过脸去，这回索性不敲，坐在门槛上，开始整理那一束玫瑰。虽然面对着我，却连正眼也不屑一顾，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似地。

她那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我，于是我也索性在门前坐下，挑衅性地多瞧她几眼：她五官端庄，就是在那小鼻子两边，有些淡淡的雀斑，这些雀斑却也生得恰到好处，可当时我觉

得它们在这少女脸上完全是多余的，她的傲慢态度和雀斑好象也有点牵连了。

鹭江在旁边汨汨流着，我和她谁也不服谁，谁也不走开。姑娘急了，又重重地敲起门来，这一回可真的把门敲开了。原来教授竟是把自己关在里边！当林翔嘀咕着抱怨时，教授笑着说：“我正在摆弄几个音符，这外边空气新鲜，等会儿进屋也行嘛。瞧，还有个伴呢。”

我已经站起来向教授点头。林翔很带挑衅性再瞧我一眼：“以后这门别关了，只怕有小偷出没……”

“林老师，我可不是小偷呀！”我笑道。

“啊哈，尚飞，你怎么不喊我呀！”林教授这才认出了我，高兴地把我带进屋。我原以为林翔总得对我这稀客说句抱歉的话吧，但没有，她一声不吭，登登登登，甩着短发，径直上楼去了。花枝颤抖着，一朵玫瑰掉了下来，我偷偷地把它拾了起来……

我原不喜欢这些花花草草，但这朵扎人手的玫瑰，我却很珍惜。我于是同这鹭江边的小阁楼结下一点缘分。十几年了，但我一闭眼还能看到它，而且耳畔老响起林翔当时的叩门声，卜卜卜，在一个清新寂静的春晨里响着的叩门声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里有几个音符，被后人称为“命运的叩门”，在这之后，才有温柔的细语和沉郁的回忆。我和林翔的结识，似乎也有这么个过程。小阁楼前的叩门声，叩开了我这十几年痛苦的爱情……

我怎么能很快地同这傲慢的少女结成好朋友，有一半要归于性情开朗的林教授。他来自民间，为人纯朴忠厚，喜欢交际，他对我的音乐素养、琵琶指法和好学精神很是赞赏，说我是艺术系的高材生。教授很快把对我的好感传给了女儿。

林翔没有妈妈，她得到爸爸双倍的爱，也把爱妈妈的一分心全给了爸爸。同这少女混熟后，我发现她内心并不象外表那么傲慢，但我们好象在气质上有些不同。她爱幻想，爱激动，爱诗，更爱花。小阁楼边有个小花圃，就由她经营，一年四季，她都能弄到花；她又特别喜欢玫瑰，隆冬季节，也要买些纸扎绒做的玫瑰花束放在房里玩赏。她说她爱春天，而花使人时时想到春天，想到百花怒放的原野，想到万物复苏的春潮。对于她的种种诗意，我很钦佩，但我却把很多事情，想得更实际些。

有一次，我们到小山场采花，而后又奔跑到江边。她把手中的玫瑰高高举起，招呼我快步跟上。我看她临风立在江岸，任江风吹乱满头黑丝，美丽的眼睛闪烁着狂喜的光芒，面对浩荡的江波，极目眺望；那被江风雕塑得分外苗条的身影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她招呼我，兴奋地说道：

“生活是多么美好，我的幻想又张上了翅膀……”

“那就说说你的幻想吧？”我们坐下了。

“那怎能说得清？小时候我想当个飞行员，象鸟一样飞翔，以后又想当歌唱家、演员；这一段时间，真想当个诗人呢。”她看了我那很不以为然的神气，笑了一下说，“尚飞，或许我想的太不符合实际，但我得问你一句话：人家那么称道你，你到底想当个音乐家吗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林翔，我头一次认识你，是在你朗诵《雷锋之歌》的那个晚会上，你朗诵真好，大家都深深感动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咱们青年人应如何学习雷锋，做个革命的螺丝钉。”我又踌躇一下，才说：“你这个问题，我怎么回答呢？呀不，不，我不想当，我没有这个幻想。”我说得很坚决，好象我真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似的。

林翔似乎有点失望了。

“记得有一回，你爸爸给我弹奏了《鹭江潮》的一个曲子，并把他的一大叠草稿拿给我比较。咳，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音乐，什么叫音乐家！我爱艺术，当我觉得自己的音乐素养不足于形成自己的风格时，我只想用自己的身心去帮助和保护象你爸爸那样的音乐家。我不怕人家骂我崇拜名家学者，我从心里把这叫做，艺术的责任心。”

林翔对我的议论，感激地笑了笑，而后从自己手上的花束中摘下最美的一朵玫瑰，笑容可掬地送给了我……

这一年的春天，对我说来，是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春天呵！春光似乎特别美好，春花似乎特别鲜艳；龙安山坡，鹭江岸边，到处留着我们的足迹。我也爱上了玫瑰，她的花瓣红得发紫，更使我记起林翔经常唱的那首歌：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

为什么这样红？

红得好象燃烧的火，

她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

那个时候，我和林翔谈政治，谈思想，谈学习，谈生活，谈艺术，谈文学，谈前途，谈理想，就是独独没有谈过爱情。是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谈到爱情上头。

有一个夜晚，风雨交集，江潮翻腾。我回不去，很迟还在阁楼上做客。其实我也不是客，我已经过份经常地打扰教授了，可老人还是很热情，谈过几句话就把我交给林翔，进到自已朝江的房里，去“摆弄几个音符”了。这晚上教授大抵被屋外雄壮的涛声所吸引，大半夜不出来，把我们忘在客厅里。这个风雨交集的夜，我和林翔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，讨论了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的理想，讨论了社会主义的

文学和艺术。

林翔为我朗诵《雷锋之歌》：“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？哪条道路呵，能引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？”我如醉如痴地听着她那抑扬顿挫的声音，瞧着她那热情洋溢的目光。我们的回答是一样的。中国，革命，是多么神圣的字眼，那时，年青的心单纯得象这首诗，我们面前是一片光明，根本看不到一点阴暗。记得那个夜里，林翔说她爸爸常常怀想大西南，纯朴的风俗，勤劳的乡亲，她要我毕业后，跟她一块上大西南，建设祖国的边疆。我明知她离不开年老的爸爸，但我欣然同意，这是她头一次把我们两人的前途连接在一起幻想。我们在灯下读诗，谈音乐，一块儿欣赏，赞叹，惊讶，惋惜，狂喜，叹息，我们大谈诗歌和音乐的乳水关系，我们两人的命运，又似乎注定同文学艺术分不开。音乐就是诗。话题海阔天空，两心和谐交融。末了，我记得林翔给我低声地朗诵一首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，它歌颂爱情的忠贞，幽婉动人。林翔说，这个女诗人因残疾困倒在病床上，是她忠实的丈夫，充实她的艺术生命。白朗宁夫人在艺术上的成就，大半要归功于这个“伟大的情人”。林翔说到这一节，我们突然都沉默了，沉默了很久很久，只听得鹭江的涛声。这一段沉默使我毕生难忘，它胜过了任何的语言……

二

在这个风雨夜过后不久，真正的暴风雨来临了。

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象惊涛骇浪般地席卷过来。这场政治大革命，首先在知识界掘起，大学成了真正的社会课堂、政治论坛。运动那么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，一下子摆出很多新课题；对于这场革命，真正理解的

怕不多，真理和谬误混在一起了。学生们被浪头凶猛地卷进去，又凶猛地卷过来，揭发，揪斗，批判，闹得浑身来劲。我看到那些完全忘却自己本身弱点的“左派”们的狂热劲头，完全愣住了。于是，不必费力去争取，我很快成了“保皇派”。

浪头终于冲到龙安山的小阁楼。揪斗当权派不会错，但还怕秋后算帐；打击老教授才保险呢，因为就是在这之前，那些老头也挨过不少棍子了。于是，有一天，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卫兵战士包围了小阁楼，虽然林翔已经参加中文系的造反派组织，但她却无法保护她的老爸爸。家被抄了，人被带走了，《鹭江潮》的稿子也被烧了，因为这不比旧画报旧小说有趣，谁愿花心思去看那些枯燥的蝌蚪小字？不过批判文章还是写上墙头，“反革命大毒草”，三段八股，把《鹭江潮》批得七零八落，骂得狗血淋头。

红卫兵们并不知道，在这暴烈行动的前几天，遵照林教授的示意，我已把《鹭江潮》的未完稿抄录一份，自己保存着。教授不让女儿知道，他说她还是是个幼稚的女孩子。

林平教授就这样开始了他的“牛棚”生活，他所受的折磨，和当时的“走资派”差不多。不久，林翔这个“黑邦的崽女”也脱离了造反派，到外地串连去了。有一段日子，我成了这江边小楼的唯一“主人”。那些个难忘的不眠夜晚，江风吹拍着窗棂，飒飒响，啪啪响，我独坐灯下，对着教授的曲谱，一遍又一遍地弹着《鹭江潮》。我比较着，体味着，思考着。我弹着弹着，越发觉得这组曲感情丰富，风格清新，寓意深远。老教授曾说过他的创作意图，他试图用琵琶的铿锵，再现奔腾的江潮，形象地反映祖国蒸蒸日上、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，歌颂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。我从

琵琶声里聆听了老人的心声，他确实成功地通过音乐形象，创造了一条比现实中的鹭江更完美、更壮阔的长河，推动潮流，向前奔腾……

林翔不久也回来了，情绪消沉，灰心丧气，当她去探望父亲，看到老人的憔悴的脸容、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时，她的痛苦真是难于言传。林教授的遭遇，使我和这一家更贴近了，我和林翔的爱，也是在这困难的日子里，生根发芽。没有玫瑰花，也没有甜言蜜语，我向泪痕未干的少女，表白了我纯朴的爱情。

— 又一个秋日，我同她漫步山头，眺望鹭江，眼前的萧瑟秋色，不由人想起我们在春天时采摘玫瑰，沿江奔跑的情景。那时，我们是多么高兴，林翔的幻想简直添上翅膀。

“翔，记得吧，今年春暖花开的日子，你曾在这里突然问过我：想当个音乐家吗？”

“记得，——现在，我总算回到实地上来了。”

“说实话，现在我很想能当一名音乐家，教授希望中国有更多有风格有个性的年轻音乐家……”

“现在既不是雷锋的年代，也不是音乐家的年代。瞧你，怎么比我当时更会幻想呢。”林翔说完，用迷惘的目光，盯着江面。呀，她的理想抱负，她的青春活力哪里去了？我不禁痛惜地拉过她纤弱的手，说：

“翔，不要悲观失望。就是在‘牛棚’里，林教授还在创作《鹭江潮》……”

我告诉她，《鹭江潮》的未完稿我不但郑重保存着，而且我已学会全部曲谱，我理解老人的一颗温热的心。林翔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哽咽着说道：

“可怜的爸爸……”

也就在这种情景下，林翔对我诉说了他们父女的身世，他们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。林翔从小就随父母在缅甸、马来亚一带流浪，父母曾参加过华侨组织的抗法支队，同越南革命者一起，与侵略者周旋多年。母亲死在枪林弹雨之中，父亲带着她，冲破蒋匪军在云南残部的封锁线，漫游到广西一带，而后加入文工队，随军到过康藏云贵高原。一九五七年，父亲从大西南，被选拔到高校教习琵琶，他们父女才风尘仆仆地从蜀道赶到东海前哨。

林翔说：“爸爸生来喜爱漫游，喜爱旅行，他常说，热爱祖国壮丽山川，才能热爱音乐。他自己的身世，又是同祖国的解放分不开的，要不是毛主席、共产党栽培了他，他一生也只能沦落在底层。一个康巴的琴师，无异一个僮仆和奴隶。我爱爸爸，我也了解爸爸，他对党，对毛主席，对祖国，对人民是一片忠诚。凭什么要叫他挂上‘牛鬼蛇神’的黑牌？凭什么要侮辱他的人格、糟踏他的艺术？凭什么？到底凭什么呀！”

林翔哭了。江涛汨汨，秋风飒飒，大地茫茫，谁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悲痛的少女的问题呀！

然而，这还不算最大的打击。

龙安山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了，一九六七年，真是难忘的年头呀。为了夺权，两派、三派、四派，混战起来，而且不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了。先是拳头，后是石头，笔杆子过后，就是枪杆子，“走资派”越揪越大，阵线越来越混淆，派斗越来越激烈，“牛棚”成了累赘，也就无形中解散了。林教授拖着虚弱的身子，回到小阁楼。那时我和林翔成了“观潮派”，真是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徬徨”，在这苦闷迷惘的日子里，我学会了同琵琶讲话。林翔直到爸爸回来

后，才露出一丝笑容，正象她有时唱的歌子里说的那样，“欢乐被压在冰山下”了，龙安山头春花怒放，我们却谁也没心绪去采摘，但林翔的案头，还插着一束纸扎的玫瑰。以后，大学开始出现相对的平静，派性掌了权。造反当官者们终究最怕造反，叫喊“四大”的人终究最怕民主，不同观点的干部被刷洗，老干部和老教授们受到更凶的迫害。就这样，作为全面夺权样板的这所大学，又在作全面专政的样板了。

、在我们到军垦农场不久，林教授的政历被“重新审查”，鉴于他从缅甸和云南交界处回国一条，派头头把他定为特嫌分子。那邦人的说法是：你在缅甸一度过着较安静的生活，为什么要茹苦含辛回到刚解放的祖国？在残匪未清之际，你在边界就不怕被打死？在那邦人的心目中，原来就没有祖国，原来就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呀！那年头，没有到过外国漫游的“派遣特务”还定案不少，何况你这个臭权威，用得着那么认真？总之，老人受到沉重一击。

我和林翔为此赶了回来，处理决定还是批了下来：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。

“原籍？”林翔含着泪说，“原籍我们早就没有亲人了。”

“老家还有一间破房子，很多乡亲。好，我走，我走。”林教授断然不要我们申诉，他说他看透了这邦把老干部狠毒打下台的新当权派。他又说：我漫游一生，叶落归根，这把老骨头能葬桑梓地，也算遂了一个心愿。

有一个春夜，我们三人在小阁楼过了一个通宵。朝江的窗户全部打开了，春雨淅沥，江波迷离，老人在室内兴奋地踱步，滔滔不绝对我们谈着他创作的新收获，他已经给了

《鹭江潮》一个新的插曲，他说：

“过去牧歌式的东西太重了，现在，我对鹭江有了新的认识。来，我弹奏给你听听。”

老人对着江波夜色，拨动他心爱的琵琶，弹出了他现在的心声。琵琶时而铿锵热烈，如水阻江石，浪遏飞舟；时而悲怆委婉，如风啸峡谷，百折迂回；时而放浪豁达，如月游云宇，水漫平川。弹到了最后，老人也不禁默然滴泪，苍老而灵活的指头向上一扬，最后的一音缓慢地从窗口飞去，跌落在迷离的江上……

我们几乎是含泪听着。一曲未终，林翔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悲痛，猛扑到父亲怀里，搂着他花白的头发，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爸爸，好爸爸，我决不放你一个人去大西南，不，决不！走，咱们父女一块走！”

“对，一块走！咱们三人一块走！”我站直身子说，几乎是声泪俱下。

老人抚摸着女儿的肩膀，轻轻地对我摇头，“不，我老了，我也不愿连累你们。我打定主意，尚飞，林翔就算交给你，你们不能去。孩子，党培养你们这么些年，留着任党安排吧。就是落到这种地步，我林平依然相信党和毛主席……”

说到党和毛主席，老人哽咽了：

“一个康巴的琴师，托党和毛主席的栽培，当上大学老师。如果党和毛主席叫我回去，我毫无怨言。可是，为什么要硬说我是特嫌分子，为什么要诬赖我出卖党和人民，为什么要糟踏我的爱国信念！”

老人用颤抖的手，拨动琵琶不成声，泪水沿着脸颊流下

来，多年来，这情景犹在眼前，这热泪炙痛所有正直的人的心呵！

三

是呵，林平教授回到大西南。

我们没有想到离别。我和林翔商定好，只待分配工作，就主动要求去西南边疆。如果不是存在这希望，我们绝不会让他老人单独回去的。送行的时候，林教授郑重其事地把他的心爱的琵琶摘下，赠给了我。

“老师你别这样，咱们很快就会再见。”

“不，我知道自己余下时候不多了。我现在就要亲手把它送给你。我还有一句话要说。”

“老师，你说吧。”

“这话，现在不能公开讲，只盼有一天你能告诉大家，也算是尽了我艺术家的责任。我的话是：莫把陈旧的曲子作新声，莫怕新声被当成异端来压抑。”

我理解老师这话，因为这几年来，我渐渐理解了艺术，是人民的艺术。我握着老人的手，沉重地说：

“老师，我最大的痛苦是不能保护你，你这人民的音乐家……”

“不不，艺术的生命不在于保护我这老头子，在于你们，这新一代……《鹭江潮》这部曲子，我算交给你了，或许我还有时间完成它，或许得由你来完成。孩子，相信我，六十年代不能发表，七十年代不能发表，还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……”

我们就这样永别了。老师的教导，我这几年来铭心刻骨地记着。